

## 和刻漢籍《冠注輔教編》的學術價值

鐘, 東  
中山大學中文系 : 副教授

<https://doi.org/10.15017/4363578>

---

出版情報 : 中国文学論集. 49, pp.83-98, 2020-12-25.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Kyushu University  
バージョン :  
権利関係 :

# 和刻漢籍《冠注輔教編》的學術價值

鍾 東

## 引言

筆者近年繼整理宋僧契嵩和尚所著《鐔津文集》一書，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後，又完成了契嵩和尚原著、日僧梁岩湛注釋的《冠注輔教編》一書的整理。簡而言之，形式上看「冠注」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加上了考證的注釋，冠字，是加上的意思。只不過原書主要是在書眉、如果書眉不夠則附頁進行，所以冠注又隱含有在書頭上加注的含義。但實際上，从注者的意思看，更準確的理解是對夾註（契嵩原書）作了冠考（逐條考證契嵩文字的出處），這個冠字的真正含義在此。<sup>②</sup>

由於這書的注釋，是原著的二十倍以上，體量很巨大，所以當然要獨立為體，自成一書的。

《輔教編》書為契嵩和尚原作，全文已經收入在了《鐔津文集》中，置於書前三卷的位置。既然如此，讀者難免會問，後面出的《冠注輔教編》是不是重複了？又有什麼價值呢？如果有價值的話，又當如何利用呢？相關的問題是，像這樣加了注釋的契嵩和尚著作，我們對於契嵩和尚的學術問題，還有哪些可能的推進呢？

在目前的學術界而言，人們對於《冠注輔教編》的關注，實在太少，鑒於此，本文試圖圍繞這幾個問題，對這本書有一個引導性的闡述。

一 《冠注輔教編》的基本情況

《冠注輔教編》原、注兩種文字共三十多萬字。原書最早刊於文久元年（一八六一年），是一本和刻漢文文獻，冠注也是日本僧人所做。該書最先由日本京都出雲寺刊印，此後一直與無冠注的契嵩原著《夾註輔教編》並行於日本。很可惜的是，除了看到有一九七九年由臺灣新文豐出版的影印出版的《冠注輔教編》之外，就沒有再看到其他的印本。與此同時，我們的研究界，中國知網檢索和O-ZI得知並未專門研究這書的單篇文字。截止最近的檢索，以「冠注輔教編」為匹配作全文檢索，中國知網也只得兩篇文章提及這本書。原書未單獨另列篇目，今為了讓讀者從本文中瞭解書的大概情況，現將影印本的《冠注輔教編》全書篇目臚列於文末（請看本文後的附錄），這是完整的一本書形式：書首舊序、書中正文、書末跋尾。

該書的作意，大體上在如如實際的序中有所透露，謂「蓋擬攘邪說乎將來」。至於這書的製作緣起，在梁岩湛的後跋中也說得明白，他說「鄙意惟在乎護法禦侮」。而這本書概括其要解決的問題，則是「明教大師望高二宗、學談三教，波瀾浩蕩，竟難窮涯涘，是故讀者憮然掩卷而已。」也就是明教大師（宋仁宗皇帝頒賜契嵩的號）他的德望很高，就像二宗（龍樹提婆宗與無著天親宗）一樣，他的學問則是打通了儒道釋三教，所以其書原文，文本義理本來高深，波瀾壯闊，如果沒有人注釋，一般人難於全部領會，甚至連他的邊際都難於望及。又說，因為應同志士及二三徒子之懇請而發奮作注，則此書的性質非常明白，就是對契嵩原著的傳揚與發明。可見，攘邪說、護正法、便利閱讀、門內需求，這是全書產生的主要因緣。

今天流傳存在的該書原貌來看，梁岩湛依原文作注釋而做成該書，有著嚴謹認真的風格，也有統一始終的體例。在這兒也順便向讀者介紹一下。

首先，注釋的文字與契嵩和尚原書的文字，從數量比例來講遠在二十以上比一的量，於是就有一個文字排列的形式問題。刊刻該書的人，用的是書眉加注文的形式（如圖所示），也就難免會有擁擠得讓正文縮在一角的情況。與此同時，雖然這種形式，卻使得注文能夠接近正文，但實際上因是雕版印刷，不能用機器計算文字，結果當然也造成了還有正文與注文並不是同頁的情形。這些都是原書的雕版時代的印記，但也可見東洋學人用心之處，希望讓出注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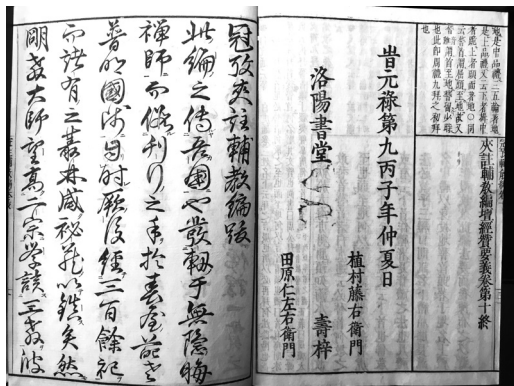
疑者付之闕如。本著考信這個出發點，注者引用的材料就極為豐富，在今天看來好像是疊加式的，這是當代講求理論的中國學者中，不易理解之處，而實際就是這書的不同一般之價值所在。這種方法，可以看作是日本學人用治儒家經典的方法（經傳注疏的方法）來治漢文佛書（詳注考證的形式），這是值得充分肯定並應當著力弘揚的地方。

本文在整理這本書的時候，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校對原文，用《鐔津文集》等書對契嵩和尚原文作了校對，並加上了新式標點。二是校對了注文，也就用原書對輸入的文本進行校正。三是對原書中的錯訛加以糾正，並且在適當的地方用按語給於了補充說明。四是對全書進行標點，並在完成後統一格式。

相信從全書的篇目（見本文末尾附錄）來看，只能知道大概的內容，因為是依原文加考證的形式，僅看篇目當然也就不能直接知道書的價值。所以，有必要舉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說明該書的文獻價值，我們將這個問題放在第二部分來進行。

## 二 《冠注輔教編》的文獻價值

關於《冠注輔教編》的歷史文獻價值，我在此前的拙文《宋僧契嵩〈輔教編〉在日本的接受與傳播》中，有引用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原任教授、後任名譽教授荒木見悟先生（一九一七—二〇一七）在新文豐影印本《冠注輔教編》卷首《題冠注輔教編》，概括了荒木先生的主要看法，即首先是對契嵩和尚《輔教編》性質與意義的認識。其次，充分肯定了契嵩「儒佛一貫」思想的歷史正確性。第三，對《輔教編要義》與《冠注輔教編》的說明（第一層，荒木說契嵩文章「格調極高」、「意義難解」；第二層意思，是說明「冠注」的由來）。但是，此處還有必要用具體例子，來說明



《冠注輔教編》書影，日本京都洛陽書堂。  
右半頁中出版時地，相當於牌記

這本書的文獻價值。

先說詞語訓詁。古書的詞語，由於時代變化，所以造成了意義的阻隔，於是需要解釋。<sup>③</sup>其中淺釋深就是「訓」，用今釋古就是「詁」。契嵩和尚之書，本來就非常高深，語言極其精煉準確，而且學問廣博，所以不是一般的讀者直接可以完全理解的。在古代尚且如此，那要是在當今，就更需要借助訓詁，始能明白「元意」。

比如，李之全《明教大師輔教編》序首句「娑婆教體，本在音聞」，梁岩湛之注文對「娑婆」一詞，注釋明晰：

娑婆：《翻譯名義集》卷三世界篇云「索訶」。《注》：「西域記」云：『索訶世界三千大千國土，為一佛之化攝也。』舊曰娑婆，又曰娑訶，皆訛，《楞伽》翻「能忍悲」。華云何名「娑婆」？是諸眾生忍受三毒及諸煩惱，能忍斯惡，故名忍土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云：『沙訶，漢言忍界真諦，三藏云劫，初梵王名忍，梵王是世界主，故名忍土。』一云「雜會世界」，長水云「大千界之都名」。《感通傳》云：『娑婆，則大千總號。』孤山云：『舉其通名，非指大千也。』

又如：

震旦：《名義集》卷三《諸國篇》云「震旦」。《注》：「或曰真丹、旃丹，琳法師云：『東方屬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且《華嚴音義》翻為漢地，此不善華言。《樓炭經》云：『蔥河以東，名為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

又如：對於字音的訓釋，也是包括在訓詁之中的。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音訓之時，很多地方參考了《韻會》（即《韻會舉要》），這本書本身就是訓詁的淵藪，就此也可見作者對於訓釋中國古書而言，是行家裡手。比如：

次：《韻會·真韻》：「次，七四切，音與刺同。《廣韻》：「次，弟也。」

和刻漢籍《冠注輔教編》的學術價值

繼說佛教名相。耳聞為名，眼見為相。名相雖為假有，但是不由名相也難以悟得佛道之真空<sup>①</sup>。所以，在對古禪僧的著述之中，也不能不對名相之概念加以釋解。

其實，佛教名相的解釋，也應當歸入訓詁的內容範圍，但因為佛書，故相關的佛門說法一切名詞術語，皆歸入於名相之中。《冠注》之書，不能離開佛教名相的解釋，因為契嵩所著書本身是佛教義理的立場。舉例說：

入無量義定：智者《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一之王（七張）云：「如《摩訶衍論》云：若諸佛成道，起轉法輪，入股涅槃，所有種種功德，悉在禪中。複次，菩薩入無量義處，三昧一心具足萬行，能知一切無量法門。」云云。

契嵩原著當然是使用了大量的佛教名相，而注釋此書的內容，也就不可繞開了。書中的每一處佛教名相，注釋者都查實出處，引出原文，如上條例子這樣，這就讓讀者能夠在讀契嵩著作時，充分認識到無一字無來處的嚴謹認真，是原作者本來一貫的精神風格。

三說人物小傳。《冠注輔教編》對於專用名詞如人名、地名、朝代名、職官之類，都不惜用充分的文獻依據加以詳釋。雖然，眾所周知的人物，注者會簡略一些，比如《壇經贊》中的大鑒禪師，其釋文即如下：

大鑒禪師：本傳，具見於《宋高僧傳》卷八，暨《傳燈錄》《五燈會元》等也。《傳》中云：「憲宗皇帝追諡曰大鑑，塔曰元和正真也。」

但是契嵩和尚原書中大多數在日本元祿時代的人們看來不那麼知名的人物，都有詳細的徵引古代文獻對契嵩和尚文字加以補證。比如像唐代的韓愈、宋代代的歐陽修、王安石，都詳有引述。相應的，佛典裡面的許多人物，注者也大量徵引原文加以考證。這樣來說，就文獻引用的形態，可以視同比次資料之書，就像中國古代的類書之性質。這樣

的注釋，在今天的眼中，看起來是沒有思想的，但是其所擇別，是相當要功夫與識力，本身就是學問。而且，這樣的圖書，是很有用處的，可比擬為資料性質的工具書。

**四講文獻出處。**考證的原則最主要是信實。《冠注輔教編》在文獻出處的注釋方面，有意識朝這方面努力。舉個例子，《壇經》中述六祖大師最初弘法，曰：「開演東山法門於韶州大梵寺」，而注文則如下：

●韶陽大梵寺：《一統志》卷七十九《韶州府郡名》下云：「韶陽，注：府在韶石山南，故名。」○私曰：同，《寺觀》下，載大鑑寺、南華寺，不見大梵寺也。

大梵寺至今有人考以為即今之廣東韶關曲江南華禪寺，然注者決不輕信苟從，所以，有文獻依據則注，無則說明不見而付之闕如，意在存疑，更在考信。

如上各端，所以引述於此，則讓讀者對《冠注輔教編》的文獻價值能夠窺豹一斑，筆者於原書，並無意於支離曲解，但有心乎傳真達意，願讀者知此用心。

### 三 《冠注輔教編》的問題探討

從上文可知，《冠注輔教編》是以純粹的中國漢籍，而由日本的學人加上考證而在日本流傳的一本佛學著作。就這個書的產生與流傳的環境本身，在當代比較熱門的學術話題中，就不可以忽視。起碼就涉及以下問題：一是海上交通與佛教傳播的話題。中國佛教在日本的傳播，這本書顯然是文獻證據，這個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有日本禪史學者荻須純道的《宋僧契嵩の五山禪僧に及ぼせる思想の影響》<sup>5</sup>已經涉及，但還可繼續研究。二是日本禪僧對於漢語佛書的注釋的話題。做成冠注本的梁岩湛儘管是日本僧人，但其所據少量日本文獻之外，主要據中國原始漢文，這跟本文前揭所述，其做書的宗旨與目標有著重要關係，這方面的研究不能說多，特別是大陸學者正是需要增加關注的地方。三是日本漢籍接受的研究話題。「冠注」一書有著很明顯的視角，這就是考信、糾誤、傳真、護教這樣的立場，在今天雖



然很難獲得注釋者詳細的生平資料，但這個視角對於研究日本僧人對漢籍的接受情況，也是值得注意的。四是中國思想史籍在東亞地區的反響與互動的話題。這本書進入了現代日本中國思想史專門研究的學者荒木見悟（一九一七—二〇一七 あらき けんご）的視野，也會得到臺灣新文豐出版社的關注，把《冠注輔教編》影印出版了，本來可以便利閱讀，但關注的人並非預料中的那麼多，或許正是學術視野猶需拓展的表現。

以下就這幾個問題，稍稍作些展開，以說明把這本書當作學術史上的一個點進行關注的意義，實際上是有潛在空間的。

第一個話題是，海上交通與佛教傳播。這個在日本學者研究中是「海上傳來」，也就漢語所說的「舶來」。契嵩作品傳到日本，顯然是海上交通的結果。對於這一段因緣，前面提及的文章，有比較清晰的結論，我這兒不惜再次轉述日本學者已經有的成果。在日本一九四一年的《童叟學報》三三〇期上，有一篇專論契嵩和尚對於五山禪僧思想影響的研究文章，題為《宋僧契嵩の五山禪僧に及ぼせる思想の影響》（宋僧契嵩對於五山禪僧思想の影響），作者荻須純道，是專門研究禪宗歷史與思想的。該文述及契嵩受二程、周子的學問影響，又是雲門宗的英傑人物，一生以護法為己任。該文的基本觀點：一者，儒佛融合，是契嵩《輔教編》的宗旨，持儒性與佛性相通之論。二者，日本學僧前往中國，受杭州天目山無隱元晦和尚之命，請《夾註輔教編》回到日本。契嵩的儒佛一貫思想與護教護法精神，在日本鎌倉時代，被日本僧人廣泛接受，並由五山僧人加以傳播。三者，舉了五山文學的大量例子，說明契嵩被日本接受的情況。荻須純道的這篇文章，後來又反映在他的專著《日本中世紀禪宗史》之第三章《宋代禪の潮流と日本禪界への影響》之中。在這一章的第三節中，荻須純道專門討論了儒禪調和的思想，對於五山禪僧的影響，他認為五山禪僧的「儒佛不二」思想，就來自於契嵩的《輔教編》。很顯然，作為中國僧人的契嵩，雖然沒有像鑿真東渡和空海西遊一樣，但他的著作卻為日本五山時期的僧人珍視，甚至於一時廣為傳誦。特別是其中「儒佛不二」的思想，也直接影響到日本五山時期的禪僧。這個情況，學者目前為止還是忽略的，是有必要去弄個究竟，這也是學術應有的拓展趨勢，即由已知而求未知的內在需求。

目前就這個話題中，我一直還未弄清楚的是，日本學僧前往中國，受杭州天目山無隱元晦和尚之命，請《夾註輔教編》回到日本，與之同時的文獻還有一些其他什麼與佛教有關的？除了元晦和尚的指使而有著師徒傳承的深刻意義

之外，五山僧人會還重視契嵩的作品與思想的哪些方面呢？除了儒佛不二、護教護法之外，還有其他什麼原因他們認為值得關注的呢？後來五山僧人的文學，會不會受到契嵩文風的影響呢？這些，對於筆者的見識來說，都還是學術討論的疑團，需要進一步探討。

第二個話題是，日本禪僧對於漢語佛書的注釋。這個情況，日本圖書館學界中，各個歷史悠久一些的名牌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以及私家圖書館，一般都有自己的館藏漢籍目錄可以查閱。至於考查早期（宋之前）中國漢籍傳入日本的情況，比較有名的目錄書是日本平安時期的貴族藤原佐世（ふじわらの すけよ）編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如今國內學者幾年前已經掀起了日本漢籍研究的熱潮，比如山東大學杜澤遜編撰《日本藏中國古籍總目》，而南京大學則建立域外漢籍研究所，出版了刊物《域外漢籍研究輯刊》。

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中，鮮有專門研究日本人對漢籍作注釋的成果。實際上，據筆者本人在日本圖書館所閱圖書看，其中日本明治以前對漢籍做注釋的情況，已經形成東洋的特色和相當大的規模，這個可以根據日本館藏目錄做資料統計，暫且按下不表。此處特別要提出的是日本對漢籍佛書的校注。筆者在日本的大學藏書中看見有大量的佛經注疏，筆者曾觀覽其中的《維摩詰經注疏》，是日本學人以漢文所做的佛經注疏，當時覺得該書校注精良，是從形式到內容都極為難得的善本書。於是，展開聯想，我們對於域外漢籍的研究，應當考慮，由點帶面，從日本歷史上用漢文對漢籍佛經作校注的這個傳統看，日本對中國佛教的進一步發展，對經書義學的發明與傳揚，都是學術界的一件非常值得珍視的文化遺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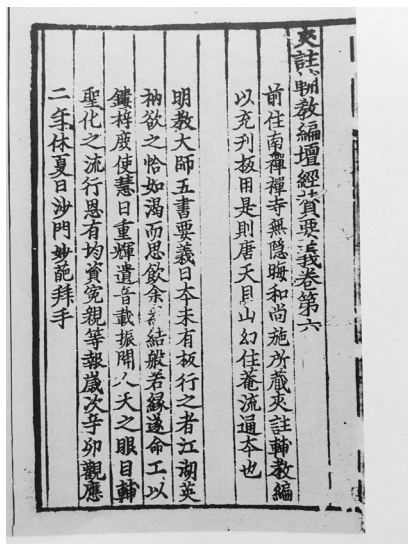
由這個語境，我們回到《冠注輔教編》這本書在日本的注釋，就可推想，日本禪僧梁岩湛對這本書的注釋，是受到漢文佛經在日本注釋的啟發與影響，而對中國僧人的著作，做了注釋。於是，問題就來了，首先是梁岩湛直接接受了哪些佛經注釋的影響，而對契嵩的《夾註輔教編》加以注釋的呢？此外，很明顯的從其冠考注釋實際情況，不難發現梁岩湛有著自己的立場與視域，這就是完全接受契嵩的「儒佛不二」的思想，同時也是本著推廣明教大師護教思想的宗旨來從事注釋的。這個問題，在日本思想史研究界已經試圖描述出梁注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但實際上，如果放在日本佛教傳播，以及典籍文獻的存在形式與產生的原因，也即如何從佛經注疏到僧書注釋，這個轉變的歷史原因與文獻史價值，還需要重新衡量。特別是放在日本注漢籍的視野中去考察，更是目前學術界的一塊新天地。

第三個話題是，可通過《冠注輔教編》而對於漢籍在日本的接受，作一個點的分析。這方面，我們用總體的特性隱含在個體事物之中的思維，應當可以看到，《冠注輔教編》顯然是有典型的意義。筆者之前的文章，也曾說明這一要點，即是：梁岩湛的跋文，說到了契嵩《輔教編》這部書傳到日本的大概情況，經歷很久，視為珍秘。「此編之傳吾國也，發軔於無隱元晦禪師，而假刊行之手於春屋葩老普明國師。自時厥後，經三百餘祀而諸有之叢林，咸秘藏以鎮矣。」他借同志、徒子之語，充分肯定《輔教編》的地位和意義，說：「此編也，能使晚進審知儒釋一貫之旨，豈止如中流得鉅筏耶。」在他看來，契嵩闡明了「儒釋一貫」的宗旨，其意義恰似「中流鉅筏」。

這種表述，顯然只是個案性質，但是這個個案中，透露出漢籍東傳的傳承意義上的脈絡，以及日本古代僧人對於漢籍的重視態度，以及積極研治的科學精神。其中，作為異域的日本，平時並不使用漢語作為日常語言工具的大陸鄰國，要做出校注，得花多少功夫，且不必多去討論。

順帶要指出，值得充分注意的是，日本學人注釋漢語古籍的工作，本身就是文化接受的實際踐過程。這個現象與歷史過程，應當納入到中國文化交流歷史的考察視野中去。

第四個話題是，在思維廣度上，進一步擴大，也不是從東亞文化圈的視野，從宏觀上這個現象。比如說，宋代契嵩和尚的著作，傳入日本後，至元祿時代有人作「冠考」再加以刊印出版，因為為同志士及禪弟子而作，所以也就推想是在教內傳佈，而到上世紀尾才由臺灣影響出版，當然大陸的研究人員也能見及。於是這本書就歷史近千年，周回一大圈，又回到大陸來整理出版。這樣的現象，是不是只有一個個案呢？筆者深信一定是有著普遍的意義。像《古逸叢書》的回傳，就是有力的證明，既然如此，那麼域外漢籍研



日本東洋文庫藏本《夾註輔教編》春屋妙葩的題識說明了契嵩和尚著作傳入日本的途徑

究的視野，是不是可以拓寬呢？筆者深信答案是肯定的。

## 結語

本文其實並不想寫成這樣的述介形式，因為拈一兩個問題來探討才是筆者的初衷。但鑒於二〇一七年在杭州靈隱寺的研討會中，我提交的論文去介紹了《冠注輔教編》這本書之後至今三年整，學術界還未有產生一篇論文來專門研究這部書，有感於目前人們的認識還不夠，本文又不自覺地應時而作，寫成了對這本書的介紹。

當然，與上次在杭州提交的論文相比較，讀者不難發現，上一次是介紹《冠注輔教編》書的一般意義，這一次則介紹了《冠注輔教編》的基本體例、文獻價值、待研問題。

本文旨在說明幾個要點：一東鄰之國日本學人向來重視漢籍而且研治精細，二從經注到集注有著學術傳承與延展的意義，三對日本學術界漢籍注釋的研究有許多可待挖掘的寶藏。

校點方面，也再次說明，本書經研究生鄒奕欽與我合作共同整理，納入大覺山雲門寺明向大和尚與馮煥珍教授主編的《雲門宗叢書》中。但願學術界從整理本面世之後，對該書有充分的重視。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寫於廣州河南康樂村

附錄 臺灣新文豐出版社影印本無目錄，本文筆者標目如左：

冠註輔教編 上冊目錄

卷首

題冠注輔教編 荒木見悟序 楊白衣譯

題冠注輔教編（日文原稿） 荒木見悟

《輔教編》後跋 如如真際

和刻漢籍《冠注輔教編》的學術價值

中国文学論集 第四十九号

明教大師輔教編序 李之全

輔教編序 平陽府大梵寺嗣祖釋子柔

夾註輔教編原教要義第一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並註

輔教編

原教

夾註輔教編勸書要義第二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並註

夾註輔教編勸書要義第三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並註

勸書

勸書第二篇

勸書第三篇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第四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並註

廣原教

廣原教要義第一篇

廣原教要義第二篇

廣原教要義第三篇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第五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並註

廣原教要義第四篇

廣原教要義第五篇

廣原教要義第六篇

廣原教要義第七篇

廣原教要義第八篇

廣原教要義第九篇

廣原教要義第十篇

廣原教要義第十一篇

冠註輔教編·下冊目錄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第六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並註

廣原教要義第十二篇

廣原教要義第十三篇

廣原教要義第十四篇

廣原教要義第十五篇

廣原教要義第十六篇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第七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並註

廣原教要義第十七篇

廣原教要義第十八篇

廣原教要義第十九篇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篇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一篇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二篇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三篇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四篇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五篇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第八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並註

孝論

和刻漢籍《冠註輔教編》的學術價值

敘

明孝章第一

孝本章第二

原孝章第三

評孝章第四

必孝章第五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第九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並註

廣孝章第六

戒孝章第七

孝出章第八

德孝章第九

孝行章第十一

終孝章第十二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第十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並註

壇經贊

冠考夾註輔教編跋

日本沙門梁巖湛

注

(1) 鍾東、江暉整理：《鐔津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九月。該書屬於《雲門宗叢書》之一種。整理本還有紀雪娟點校的《鐔津文集》，屬於《日藏稀見釋家別集叢刊》，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四月出版。

(2) 拙文《宋僧契嵩〈輔教編〉在日本的接受與傳播》，曾經論及：「影印本《冠注輔教編》梁巖的跋文題作：「冠考夾註

輔教編」，則此書的原本，應當是「夾註」本，而梁巖所做的工作，是「考」，今所題「冠註」，是「冠考夾註」的省稱。估計是這樣子，梁巖的「考」，也是注釋的性質，主要是徵引典籍，補充出典，為了區別於契嵩原來的夾註，而作「冠考」。該文刊發於《入海燈》二〇一九年初。

(3) 陳永正著《詩注要義》一書，在《要義篇》中，有《訓詁章第四》認為訓詁在詞語中的字音、字義、名物、地理、職官、制度等方的解釋，見該書的第一〇〇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八月版。陳永正雖就詩歌注釋而言，但如今看來，這正是中國古代注釋的歷史傳統遺存的一般內容範圍，是傳統注釋的通用體例。若以此作知識遷移，會非常驚喜地發現，居然在《冠注輔教編》的注釋，就是這個樣子的。

(4) 名相：丁福保《佛學詞典》謂曰：「術語，五法之一。一切之事物，有名有相，耳可聞，謂之名，眼可見，謂之相，皆是虛假，而非契於法之實性者，凡夫常分別此虛假之名相，而起種種之妄惑也。楞伽經四曰：『愚癡凡夫，隨名相流。』又，著於法門之名相，而忘無相之真理。學者之通弊也。止觀十曰：『夫聽學人誦得名相，齊文作解，心眼不開，令無理觀。』又曰：『著者亦爾，分別名相，廣知煩惱多誦多品。要名聚眾，媒炫求達。打自大鼓，豎我慢幢。誇耀於他，過生門諍。』天臺學則上曰：『古德歡曰：天臺學至四明變為名相學。』

(5) 獲須純道的文章，載於日本《竜教學報》v.330, 1941.04.01。

(6) 荻須純道《日本中世禪宗史》，第一八八頁，東京木耳社一九六五年。

(7) 二〇一六年初，中山大學哲學系與大佛寺聯合主辦了「海上交通與佛教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的論文，後來結集成為龔雋主編、江泓副主編的《海上交通與佛教傳播》，宗教文化出版社二〇一八年一月出版。這本書的論文中，有何燕生論及臨濟東傳、池麗梅述《續高僧傳》之在日本、王曉葵從民俗角度研究日本佛教，這些都是專門研究到了中國佛教經海上交通傳之日本的文章，也可見學術界對於這個問題的關注，業已成為趨勢。

(8) 從日本學人對漢籍作注釋的關注，來看漢籍在日本的接受情況，並充分肯定這種研究的價值，目前的學術界也並非沒有人去注意。比如蔡顏《五山禪僧的蘇詩別解——以〈四河入海〉為例》，載于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集刊》，二〇一六年九月，該文摘要說：「在域外漢籍研究漸成「顯學」的今天，如果矚目傳承中國文化歷史悠久的東瀛，就可以發現，往昔日本人有關中國典籍的大量注解評議，頗有助於我們開闊視野、獲取靈感、啟發思考，是一個有待開發的資料寶藏，



一種可供「預流」的學術資源。本文擬參考日本五山時期的蘇詩注本《四河入海》的解釋，對東坡的嶺南流寓詩談一點不同的看法，並由此略窺東亞文化意象的流變軌跡。」當然，是否關注日本學人的研究就叫「預流」還可以討論，但其文指出的要關注東鄰國的學者研究成果，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9) 會議是第六屆靈隱文化論壇，主題是紀念契嵩和尚誕辰一千十周年。會議當時有論文合集，收錄筆者文章。